

廣註

四部精華

史部

第三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三冊

前漢書精華

漢文帝本紀

賜南粵王趙佗書
遺匈奴書

成帝本紀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報李廣書

諸侯王表序

地理志 各地風俗物產

楚元王序

劉向

鼂錯傳

言兵事書
論貴粟疏

李陵蘇武傳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朱賈臣

揚雄朱梅云傳

胡建

霍光傳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

蓋寬饒

匡衡傳

成妃匡衡經學成儀之則疏

薛宣傳

朱博

揚雄傳 誅不許單于朝書

貨殖傳序

游俠傳 陳遵

西域傳贊

王莽傳贊

五

六

七

八

前漢書精華

前漢書精華

漢文帝本紀

賜南粵王趙佗書 遣匈奴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急。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許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害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雖郎中韓遼。遣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謀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

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糝藥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失。單于其察之。

〔註〕

①南粵王

姓趙名佗。佗因自立為南越王。秦時為龍川令。二世時。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②側

室之子

文帝乃得。③棄外代。高帝十一年冬。破陳豨定。④孝惠皇帝。名盈。高帝子。⑤他姓

子

指少帝。初高后命張。⑥隆慮侯。所造擊佗者。即高后。⑦博陽侯。周聚。⑧犬牙相入。言地形

牙也。

⑨賈。陸賈也。時為。⑩當戶且渠。當戶且渠者。一人為二。⑪跂行喙息。蠕動。行

有足而行者。

⑫逃虜民。謂漢人逃入。⑬章尼。背單于逃。

武帝本紀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報李廣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道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

新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墜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慄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註〕

一旅耆老

言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

二復孝敬

復免其徭役也。謂優復孝弟之人以免其徭役也。

三墮於上聞

謂墮於上聞

得聞達於天子也。

四二千石

中二千石。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按漢制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石。司馬法兵書名。秦司威稜憺乎鄰國。謂神靈之畏震。

者一百六十石。

五司馬法

兵書名。秦司威稜憺乎鄰國。謂神靈之畏震。

六威稜憺乎鄰國

謂神靈之畏震。

七彌節

彌節。少安。

也。言少駐節。

八白檀

今直隸承德縣。

九右北平

今直隸盧龍縣。

十盛秋

謂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

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

故威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孝院。隴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於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嫫笑三代。盡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獎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互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溢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為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

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惟恐在後。或過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註〕

一介人惟藩八句

謂以善人為藩籬。大師為垣牆。大邦為屏蔽。大宗為楨幹。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墮。

壞。宗不可使單。獨。則畏懼斯至。單。

二院隘

音厄。區院狹也。謂數見侵暴而不安也。三逃責臺

迫青急。王逃于此臺。後。

四竊鈇之言

鈇。鐵王者施刑之具。周室衰微。政令不。人因以名之。青。同。後。

周過其歷

武王克商。八百六十七歲。十年七百。今周三。荆吳。即吳也。高帝六年。為荆。

睽孤

易睽卦九四。文辭曰。睽孤見。衡山淮南之謀。衡山王賜。淮南王安。左。

官

舍天子而仕于諸侯。附益。封諸侯。過限。國統三絕。謂成帝。哀帝。平帝。五威之。

吏

前遣五威將帥。衣冠軍服。駕馬。各如其方面之色數。故稱曰五威。左。厥角稽首。

厥頻也。角額角也。

〔註〕

地理志

各地風俗物產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

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說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虛中和。然後王教成也。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終其本末。著于篇。

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壑也。其界自宏農故關。呂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為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駟綠耳之乘。幸於穆王。封於趙城。故更為趙氏。後有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為附庸。邑之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為壯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維

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邾鄆之地。列為諸侯。後八世穆公稱伯。呂河為境十餘世。孝公用
商君制。韓田開。什佰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
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負力怙威。燔書坑儒。自任私智。至子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
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幽兩國。昔后稷封釁。公劉處豳。太王徙邠。文王作鄴。武王治鎬。其民有
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鄴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
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
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呂
彊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國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
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
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庶衆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
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
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轡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
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無誼。則
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自武威呂西本匈奴昆邪王休
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
或以諄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少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

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僊。儻西近邛。作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洗。柔弱褊陋。景武間。文翁為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故孔子曰。有教無類。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柯。越巂。皆西南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略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舊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

魏地。腎臚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滎。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雋。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鄘。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邶。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亡。道。

為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邱。是為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之風既散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變為晉侯云。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實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之土。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汾風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文公後十六世為韓趙魏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一號為梁。七世為秦所滅。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營洛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自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維維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八百餘年。至於王赧。乃為秦所兼。初維維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周人之失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意為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

鷄火之次周之分也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郛。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會為大。恃勢與險。密侈貪冒。君若寄帑與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亡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荊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其後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偏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饒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濯濯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鳩滿於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

曰國亡王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散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為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宣帝時。鄭宏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餘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貧窶爭訟。生分為失。韓延壽為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大行。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信矣。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昴畢之分野。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邱。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躑。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為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

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儇狡。好氣為姦。不事農桑。自金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其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

燕地尾箕分壘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十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荊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為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稍頗止。然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希。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滅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辭。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蓬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寔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

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壘也。東有淄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有蓬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詩風齊國是也。臨菑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囿之間兮。又曰。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踰鹵。少五穀而人民寡。過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為強臣田和所滅。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菑。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魯地奎婁之分壘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

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王。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屢。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聞王道將廢。適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為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陞。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陬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亡林澤之饒。俗儉嗇愛財。趨商賈。好營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其好學。猶愈於它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

宋地。房心之分陞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為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富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滅曹後五世。亦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沛楚之失。急疾顯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姦盜。

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為秋所滅，文公徙封楚邱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邱，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邱。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邱。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為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獨為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為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承聖恩，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為吏，延壽化之也。其失頗奢靡，嫁取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

楚地翼軫之分壘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寔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詭竄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壘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太王